



迟子建^{作品}

中学生读本

迟子建——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迟子建 作品 中学生读本

迟子建——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迟子建作品中学生读本 / 迟子建著. —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4.6
(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·青少经典)

ISBN 978-7-5115-2653-3

I. ①迟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1980 号

书 名: 迟子建作品中学生读本

作 者: 迟子建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陈 红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844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220 千

印 张: 17

印 次: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2653-3

定 价: 29.80 元

总 序

让经典成为文学阅读的基石

白 烨

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小学生读物编辑中心，有意组编一套著名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丛书，以为学生读者提供高品质的文学阅读经典文本。这个出版策划创意，与我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，于是就有了我忝列策划的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·青少经典”丛书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由于网络科技的快速崛起，媒体文化的强势发展，社会文化生活在多样与多元的总体态势中，在文学观念、审美情趣等方面，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离与分化，使当代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。我曾在许多文章中谈到当今的文坛，已出现“三分天下”的新格局。这便是：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严肃文学，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大众文学，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类型化网络文学。这也就是说，传统型严肃文学，市场化大众文学，类型化网络文学，作为不同的文学主体与文学版块，共同承担着演练写作才艺、满足阅读需求的职能与责任。但这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问题，那就是不同的文学观念相互碰撞，不同的文学写作同台竞技，它们相互覆盖，彼此遮蔽，什么是更为重要的，什么是更有价值的，什么是更为核心的，却又不突出、不分明、不彰显了。

这种繁而不荣、多而不精的现象，给文学阅读带来的问题，似乎更为严峻。每年出版的纸质图书多达四五十万种，网上流传的作品更以几千万种的总量难以胜计。选择什么，阅读什么，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。

而对于学生读者来说，由于既具好奇心，又缺乏辨识力，更愿意选择和接近那些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作者与作品，从而在文学阅读上既显得芜杂，又趋于浅俗。近年来的一些文学阅读抽样调查一再表明，在“最喜爱的作家作品”选项中，青少年读者的喜好是格外混杂的，基本没有高下之分与雅俗之别，这种颇显混乱的文学趣味，正是文学阅读不够纯正、不够经典的必然结果与典型反映。更有甚者，二〇一三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网上举行的“来说说‘死活读不下的书’”的投票，经由近三千位网友的票选，最终，《红楼梦》《百年孤独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瓦尔登湖》《水浒传》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《西游记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《尤利西斯》，名列“死活读不下去的书”的前十位。尽管这次参与投票的网民主要集中在“九〇后”和“〇〇后”，但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对经典文学的厌弃与排斥倾向，却不能不说是惊人的。

阅读的问题，不是简单的读书不读书、多读书还是少读书的问题，它所反映出来的，是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层次与水准的大问题。社会的文化教育，包括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包括家庭教育、传媒教育。我觉得我们一些本该起教育作用的部门与领域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，因而没有形成以正能量为主的积极的社会文化风尚。对一般读者和受众影响更大的，是那些流行文化、娱乐文化、消遣文化。这些东西不能没有，但不能成为主流。事实上这些东西所起的作用，往往是消解性的，也即从反向起作用。阅读本就不多，还有这些东西来消解，问题就更加严重了。

因此，文学阅读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，是语文教学、素质培育上的一个基础工程，必须高度重视，慎重对待。这个工程的要务之一，就是从众多的当代作家中，遴选出高品质和有影响的优秀作家，把那些具有较高文学品位，又适合学生阅读的作品挑选出来，为他们提供具有精神营养与文化底蕴的文学范本，以使他们的阅读更为纯正、更有深度，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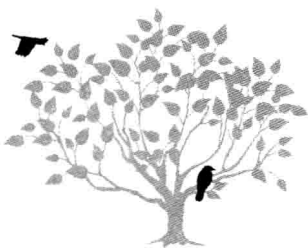
作也更有标杆、更有高度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这套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·青少经典”丛书，既适逢其时，又别具意义。从已经确定的选题来看，无论是第一季中的宗璞、刘心武、贾平凹、迟子建，还是以后要推出的第二季、第三季的相关作家，都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成果卓著又风格独具的佼佼者。他们在以文学的方式观察现实、反思历史和审视人性、思考人生上，都以个性化的艺术追求成为当代文学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作家。在他们的大量作品中，选出适合学生读者阅读的作品，并以“人”“事”“物”“游”“景”“情”“理”等题材类别，予以精选细编，这对于学生读者来说，无论是品味名家的描人述事、抒情状物的看家技艺，还是学习名家的察人观世、运思用笔的独门功夫，都极为适用，大有裨益。文学写作，需要良师；文学阅读，需要益友。这套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·青少经典”丛书，对于广大的学生读者来说，就是他们的文学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。

我相信这套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·青少经典”丛书，一定会在学生读者的文学阅读与写作演练中，释放其正能量，发挥其积极作用。也希望学生文学爱好者，由此高点起步，构筑起自己丰富又高雅的文学库存，并以此助长自己的文学理想，滋润自己的青春人生。

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于北京朝内

（作者为著名文学评论家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）



目 | 录

第一辑 人

- 我说我 / 003
龙眼与伞 / 006
两个人的电影 / 009
灯祭 / 012
哑巴与春天 / 016
傻瓜的乐园 / 019
暮色中的炊烟 / 022
看花的姿态 / 026
一个人和三个时代 / 030

第二辑 事

- 年画与蟋蟀 / 043
寻石记 / 047
撕日历的日子 / 049
照相去 / 053
露天电影 / 056
看不见的邮差 / 060
风雨总是那么的灿烂 / 062
花季的乞讨 / 066
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/ 068
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/ 071

第三辑 物

- 农具的眼睛 / 079
会唱歌的火炉 / 082
苍苍琴 / 085
故乡的吃食 / 088
油茶面儿 / 091
家常豆腐 / 093
北方的盐 / 095
山水豆花 / 098
动物们 / 101
哀蝶 / 105
年年依旧的菜园 / 108
蚊烟中的往事 / 111

第四辑 游

- 西栅的榔声 / 117
鲁镇的黑夜与白天 / 121
周庄遇痴 / 126
寻道都江堰 / 130
今日水犹寒 / 133
落红萧萧为哪般 / 136

第五辑 景

寒夜生花 / 143

美景，总在半梦半醒之间 / 146

冰灯 / 149

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/ 152

谁能让我带走星空 / 154

上个世纪的飞雪和溪流 / 158

雪山的长夜 / 161

第六辑 情

萤火一万年 / 167

泥泞 / 170

是谁扼杀了哀愁 / 172

黄沙蔽天时 / 175

伤怀之美 / 178

带笕帚的小鸟 / 182

第七辑 理

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 / 187

时间怎样地行走 / 190

我对黑暗的柔情 / 193

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/ 196

光明于低头的一瞬 / 199

第八辑 读书谈

枕边的夜莺 / 205

“红楼”的哀歌 / 208

一脉清流消逝 / 211

拾贝壳的人 / 215

多美的夜色啊 / 219

好书如寂寞开放的樱花 / 222

第九辑 写作谈

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/ 2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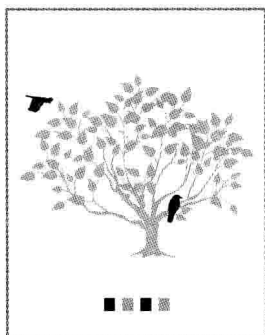
心在千山外 / 232

像泥霞池这样的地方 / 234

附 录 萃小说

白雪的墓园 / 239

小狗 / 249



第一辑 人

我说我

我生来是个丑小鸭，因为生于冰天雪地的北极村，因此不惧寒冷。小时候喜欢犟嘴，挨过母亲的打。挨打时，咬紧牙关不哭，以示坚强。气得母亲骂我：“让你学刘胡兰哪？”

我幼时淘气，爱往山里钻，爱往草滩钻，捉蝴蝶和蝈蝈，捅马蜂窝，钓小鱼，采山货，摘野花，贪吃贪玩。那时曾有一些问题令我想不明白：树木吃什么东西能生长？树木为什么不像人屙出肮脏的屎尿来？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？鸟儿为什么能在天空中飞？野花如何开出姹紫嫣红的色彩？如今看来，这些问题我仍旧没想明白，可见是童心未泯，长进不大。

父亲是小学校长，在哈尔滨读的中学，在五六十年代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，他就是秀才了。他吹拉弹唱样样都行，喜欢喝酒，顶撞上司，清高自负，极其善良。因为喜欢曹子建的《洛神赋》，就想当然地把我的名字冠以“子建”二字，幸而我还能写点文章，否则迟家若是出了个叫“子建”的农夫，他起的名字就是一个笑话了。父亲毛笔字写得好，在永安小镇时，每逢春节他都要铺开红纸，饱蘸笔墨书写对联。他鼓励已上初中的我编写对联，我欣然从命，有一些被他采纳后龙飞凤舞地写在纸上，贴在寒风凛冽的户外。看到门楣上贴着的对联内容是由我胡诌的，我便沾沾自喜了。那算是我最早的作品，编辑和发表者是父亲，我

没有一文的报酬，读者只限于家人和左邻右舍。

我喜欢小动物，养过一只毛色发灰的野猫，将它的腿缚在椅子上，否则它就乱窜乱跳，比老虎还要威风。我还养过狗。当然，这是些有兴趣的收养。最无聊的是养猪养鸡，这些家禽家家户户都养，没什么特点，尤其是猪，它食量惊人，放学后不得不出去给它采菜回来烩食，把人累得头晕眼花的目的无非是让猪长膘，之后把它杀掉当成美餐分食，而食物又化成了田地的肥料，这样循环往复地一想，便觉无趣，觉得人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动物。

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。我写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它们给我的感动。比如满月之夜的月光照着山林，你站在户外，看着远山蓝幽幽的剪影，感受着如丝绸般光滑涌动的月光，内心会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，这时候你就特别想用文字去表达这种情感。我爱飞雪，爱细雨，爱红霞漫卷的黄昏，爱冰封的河流，爱漫漫长冬的温存炉火。直到如今，大自然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后，我仍会怦然心动，文思泉涌。

我出身的家庭清贫，但充满暖意；我出生之地文化底蕴不深厚，但大自然却积蓄了足够的能量给予我遐想的空间；我的祖父和父亲早逝，亲人的离去让我过早感觉到人世间的沧桑和无常。我明白一朵云聚了会散，一朵花儿开了会谢，河水总是向前流，春夏秋冬，日月更迭，周而复始。大自然的四季轮回，令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，让我们明白它们是万古长青的，而人生的四季戛然而止后，我们还看不到人的轮回，只能用心灵去体悟、发现和领会。我渴望着年事已高时能做到“不说人间陈俗事，声声只赞白莲花”，能够在老眼昏花时看到人生真正的绚烂境界，那将是一种大喜悦、大感动。

对于生活，我觉得庸常的就是美好的。平常的日子浸润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的情感，让你能尽情品味。对于文学，我觉得应持有朴素的情感，因为生活是变幻莫测的，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，能使作家葆有一颗平常心和永不褪色的童心，而这些在我看来都

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素质。

画自己很难，因为人是渴望完美的动物，画自己难免要不由自主地美化。作家在自述中描述自己，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也难免会沾染上某种虚荣习气，因此还是不多说为好，免得骄纵了自己。

记得一九九七年我迁入新居后，曾站在阳台看楼下空地上的那一排排死寂的仓棚，心想若是把它们拆了，建一座花园该有多好。天遂人愿，去年果然是将那些仓棚一扫而空，修了花坛和凉亭。然而它带给人的并不是赏心悦目的感觉，而是持之以恒的喧闹。孩子们在花坛四围奔跑嬉闹，凉亭常有打牌的吆喝声。最近，一个精神病患者又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，每日拣了垃圾箱的破布，披挂在肩上，坐在凉亭的石凳上，吃着随便捡来的剩饭，满面尘垢地望着往来的居民，心无旁骛地笑。楼下的小花园倒不如先前的那些仓棚能给人带来安宁和遐想了。理想与现实究竟有多远？我想要多远就有多远。

龙眼与伞

大兴安岭的春雪，比冬天的雪要姿容灿烂。雪花仿佛沾染了春意，朵大，疏朗。它们洋洋洒洒地飞舞在天地间，犹如畅饮了琼浆，轻盈，娇媚。它们似乎知道自己的美丽，不像冬天的雪往往在夜里下，它们喜欢白天时从天庭下来，安抚着人们掠美的眼神。

我是喜欢看春雪的，这种雪下得时间不会长，也就两三个小时。站在窗前，等于是看老天上演的一部宽银幕的黑白电影。山、树、房屋和行走的人，在雪花中闪闪烁烁，气象苍茫而温暖，令人回味。

去年，我在故乡写作长篇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。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正写得如醉如痴，电话响了。是妈妈打来的，她说：“我就在你楼下，下雪了，我来给你送伞，今天早点儿回家吃饭吧。”

没有比写到亢奋处遭受打扰更让人不快的了。我懊恼地对妈妈说：“雪有什么可怕的，我用不着伞，你回去吧，我再写一会儿。”妈妈说：“我看雪中还夹着雨，怕把你淋湿，你就下来吧！”我终于忍耐不住了，冲妈妈无理地说：“你也是，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，问问我需不需要伞？我不要伞，你回去吧！”

我挂断了电话。听筒里的声音消逝的一瞬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可饶恕的错误！我跑到阳台，看见飞雪中的母亲撑着一把天蓝色的伞，微弓着背，缓缓地朝回走。她的腋下夹着一把绿伞，那是为我准

备的啊。我想喊住她，但羞愧使我张不开口，只是默默地看着她渐行渐远。

也许是太沉浸在小说中了，我竟然对春雪的降临毫无知觉。从地上的积雪看得出来，它来了有一两个小时了。确如妈妈所言，雪中夹杂着丝丝细雨，好像残冬流下的几行清泪。做母亲的，怕的就是这样的泪痕会淋湿她的女儿啊！而我却粗暴地践踏了这份慈爱！

从阳台回到书房后，我将电脑关闭，站在南窗前。窗外是连绵的山峦，雪花使远山隐遁了踪迹，近处的山也都模模糊糊，如海市蜃楼。山下没有行人，更看不到鸟儿的踪影。这个现实的世界因为一场春雪的造访，而有了虚构的意味。看来老天也在挥洒笔墨，书写世态人情。我想它今天捕捉到的最辛酸的一笔，就是母亲夹着伞离去的情景。

雪停了。黄昏了。我锁上门，下楼，回妈妈那里。做了错事的孩子最怕回家，我也一样。朝妈妈家走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心慌气短。妈妈分明哭过，她的眼睛红肿着。我向她道歉，说我错了，请她不要伤心了。她背过身去，又抹眼泪了。

我知道自己深深伤害了她。我结婚时，最高兴的就是她了，她知道她自己把女儿交给了一个最放心的人。我爱人去世后，她大病一场，一年中衰老了许多。她大约知道无人疼怜我了，向我张开了衰老的臂膀，把她那受命运伤害的孩子又揽回怀中，小心呵护着。可我虽然四十多岁了，在她面前，却依然是个任性的孩子。

母亲看我真的是一副悔过的表情，便在晚餐桌上，用一句数落原谅了我。她说：以后你再写东西时，我可不去惹你！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初稿完成后，我来到了青岛，做长篇的修改。那正是春光融融的五月天。有一天午后，青岛海洋大学文学学院的刘世文老师来看我，我们坐在一起聊天。她对我说，她这一生，最大的伤痛就是儿子的离世。刘老师的爱人从事科考工作，常年在南极，而刘老师工作在青岛。他们工作忙，所以孩子自幼就跟着爷爷奶奶，在沈阳生活。